

繪圖古典名著續書五種

# 續三國演義

下

〔明〕西陽野史著 余芳 洪詒 云影 校點



齊魯書社

绘图古典名著续书五种

# 续三国演义 下



〔明〕西阳野史 著

余邦芳 校点  
云彤

齐鲁书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续三国演义/[明]酉阳野史著. —济南:齐鲁书社, 2006.1

(绘图古典名著续书五种)

ISBN 7-5333-1408-5

I. 续... II. 酉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 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7968 号

绘图古典名著续书五种

**续三国演义**

(上下册)

[明]酉阳野史 著

---

**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**

**社 址**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**邮 编** 250001

**E - mail** qlss@sdpress.com.cn

**印 刷** 山东新华印刷厂

**开 本** 880×1240/32

**印 张** 35.625

**字 数** 1026 千

**版 次**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**印 次**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1—3000

**标准书号** ISBN 7-5333-1408-5/K·421

**定价:68.00 元**

---

## 卷 六

## 第七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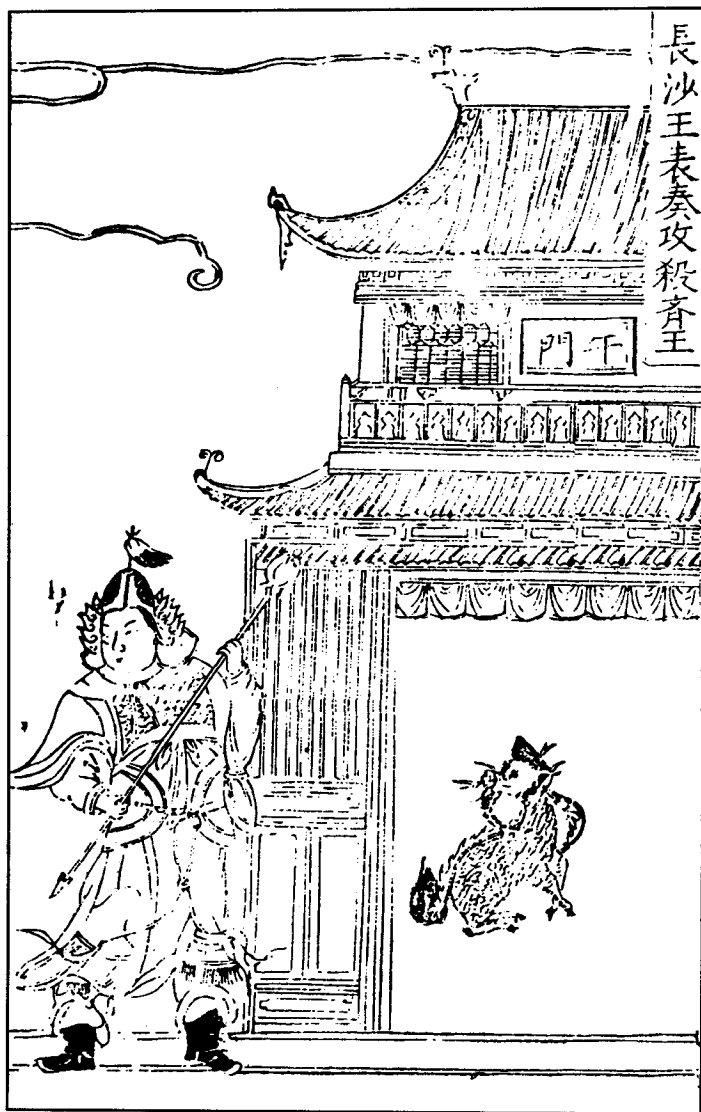
## 长沙谋议取齐王

533

话说河间王司马颙奉诏命在于关中镇守，见世子司马暉与同张方、郅辅等征汉回兵，具言齐王宠任董艾、孙洵等五公用事，擅权专政，听其奸妒之言，不发钱粮济给大军，以此众皆解散，各回本镇。颙曰：“相战之事，胜负如何？”暉乃将张方为先锋，前后恶战功劳道了一遍。河间王闻言大怒曰：“齐贼这厮，何不知理之甚也！向日共起义兵，伐赵王、孙秀而复惠帝，功绩一同。今彼乃独专朝政，党与皆受重禄，吾为父执，反然俯首以听其使令。吾将立此大勋，又不加赏，奈何忍乎！”思欲约合成都王共讨司马冏，又不知事情遂否，心中闷闷不乐。有府中长史李含，字世容，狄道人，素多智谋，当日见河间王面带忧色，揣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“大王所以抱怀悒悒者，莫非为着齐王辜负伐赵之功，而独专其贵乎？”河间王曰：“诚有是意。”含又曰：“成都王亦武帝之子，当今皇帝之弟，功过齐王，甚洽众望。今反推逊归藩者，亦为齐王夺其大将军之印，恐成仇隙，避嫌而去也。面虽似和，心中实忌，但未得其便故耳。况齐王冏乃武帝之侄、司马攸之子，以宗枝论之，亦非嫡派。今越亲枝而专国政，朝廷拱手，廊庙侧目，是亦赵王伦之俦，祸事其能久乎！”

河间王曰：“吾思欲会兵以讨正其罪，事机能可济否？”李含曰：“未可也。今齐王与成都王未曾有隙，恐或不从。凡事要相时





而动，方可成功。况齐王内有长沙、东海为之羽翼，且其过恶未彰，众心未怒，恐卒难动。昨闻人言长沙王怪其与东海王相为援结，心甚不悻，每每暗与成都王相通，思欲排之，成都王允而未行。大王何不修书一封，内包成都王之意，令长沙王起兵，废齐王以迎成都王辅政。二王一起嫌疑，非齐王害长沙王，则长沙王必杀齐王矣。然后大王徐观鹬蚌之势，以收渔人之功，岂不善哉！”颺曰：“卿之高见极妙。但恐长沙王见齐王强盛，匿而不发，则是徒结空怨耳。倘一下人阿势，漏泄其情，岂不与彼又结深仇乎！”含曰：“不妨得。待臣思索作书，只要内中语句活动婉转，莫作专主实使之意，将长沙、成都王俱隐含谋之情于内，则彼自然慎密，不敢妄泄矣。发与不发，少不得有书回答。则长沙王与齐王疑贰之心自此而起，纵不能废得齐王以消我气，齐王必然阴夺长沙王之兵柄矣。然后因长沙王之怒，待臣奉大王咫尺之书，径往邺城，说同成都王合起兵马，共伐不道，顺逆之势可立判矣，何愁齐王之不克哉！那时议举成都王辅政，共安社稷，岂非不世之大勋乎！”河间王听言大悦，即命李含作草，亲自写书，遣人潜地送至洛阳长沙王府中而去。

长沙王接得其书，反复看过，正合己意。乃具回书，密付原使带至关中，献上河间王。河间王看其书意，复令李含将书一封，直至邺郡会合成都王，极言齐王并其党与等所为之过恶。李含至邺，人见成都王。参毕，呈上书启，又将长沙王之意密告一遍，言：“大王以真心委国政于齐王，奈其恶党葛、董等专嫉大王威德，浴众，每欲加害。幸有长沙王在朝，未及发耳。我王以为，欲除西北反寇，非殿下别无其人，故命含来叩见大王，告以其事。望大王早为之备，免堕彼奸。”成都王听言大怒曰：“吾为逐兔之犬，汝为食肉之人，反听下人之言，思害孤等，欲独享爵禄，必有赵王之所为矣！今不早伐，必被坏乱朝廷，后悔无及！”遂与李含定义，誓约遣回。含转至关中，道成都王听允之意。

河间王见二王皆从，乃具表入朝陈奏，暴齐王问嬖幸骄横、党恶害民、妄兴功役、擅专升黜等恶罪过。惠帝见表，即付齐王自看。齐王大惊，谓公卿等曰：“吾今辅政，未见害民。今河间王表

声吾罪，纠合成都王兴兵伐孤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尚书令王戎曰：“二王别无他意，但以同除赵乱，建功一番，今大王独摄朝政，故心不甘耳。且关中邠西之兵素称雄猛，京师兵弱，未易当也。大王何不就此辞政归第，委权崇让，上可以安享富贵，下可以保全身体，不亦善乎！”齐王呻吟无答，葛旆曰：“此不知事体、不达时宜之言也！今齐大王居此辅政，犹如曹魏公之辅汉献也。一日解职无权，则横议纷起，卒难辨别忠佞。自汉魏以来，王侯谢政归第者，几人能保其妻子乎！故赵良有云：‘秦王一旦捐宾客，收君者，岂其微哉！’世之仕途可不留心哉！”王戎因有疾，连日服药，众所皆知。时见葛旆不悦，心中惊惧，伪推药发，求出恭如厕。俄闻有声喧哄，疑为收己，乃佯疲堕厕间地上而睡，家人等扶归私第，得免而出。齐王遂无逊位之意。

长沙王在朝见葛旆所言，恐其疑己通谋，乃密聚部属上官巳、皇甫商、王瑚、王矩、宋洪、董拱、陈珍、逯苞、冯嵩、刘佑十员亲随健将，并马隆之子马咸等，共议其事曰：“今齐王专政，骄横暴虐。河间王前有书来与我，言欲会合成都王入朝正罪，事未及行，乃先上本，暴白彼之罪过。不日大兵将来，孤亦在朝，将何所从乎？”马咸见父亡后，齐王不使荫袭，心正恨之。见长沙王所问，即进言曰：“凡人先事者便为头功。今齐王只听葛旆、董艾之言，不肯辞政，固位专权，众心不平，早晚必有变生矣，何待关、邠来伐乎！大王不可束手，以看他人成功。趁今官民怨怒，先举义旗，袒臂一呼，则众不约而前。径入朝内，到诸宫门，奉天子以令公卿，命将士收斩葛、董、卫、路、刘、韩、孙洵等。此桓文之事业，不可失也。”长沙王闻言大喜，密叫腹将宋洪、上官巳设计行事。上官巳曰：“作事贵乎有名，且姑缓数日，待二王兵到，一鼓收之，庶免擅起干戈之议。”长沙王依言，下令诸将秘之，不可轻泄。

不数日，有人密至洛阳呈报，言河间王遣李含、林成、马瞻等督兵三万，屯于阴盘；张方、郅辅、张辅等督兵三万，屯于新安。只等成都王之兵一到，即围洛阳矣。长沙王听报，即召将士议曰：“今外兵已来，吾若不行，恐董、葛等别生奸计，事涉不美。诸君

高见若何？”皇甫商曰：“事在必为，为则必成，但机谋亦要谨密。二王之兵势已张扬在外，齐王必然闭城防备，岂能一时即入？大王既与合谋以任内事，此非轻易小可之比。且满朝权贵大臣，多半是其党与，又有东海王为之羽翼，一有不密，祸先及我。必须酌算万全，斯无患害也。”宋洪曰：“诸大臣中，惟有司空羊玄之不阿齐王，素恼五公等骄横无忌，紊乱朝纲。可请此人一同谋议，必有高见。”长沙王听言大喜，即令人密请玄之至府共议。

玄之潜至，相见毕，问曰：“臣才浅陋，数见弃于齐王，受侮于强党。今蒙大王呼召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长沙王曰：“今因齐王为政不仁，信任群小，以干众怒，昨者河间王上表白其罪过，即日与成都王合兵前来问罪。孤今在朝，助内又不可，助外又不得。倘若有人协通成都，及畏张方英勇，城池一陷，玉石难分，皂白无辨，悉见受祸。故请司空高见，相与筹之。”玄之曰：“殿下心欲何为，必有所主，须明言之。臣敢预启妄言乎？或动或静，或用或守，相机献拙，必当竭尽驽骀，请勿见讳。”长沙王曰：“吾用马武威之谋，欲先事而起，以除国蠹。但恐齐王党盛，不能成事，心中未决。知司空素有奇识，愿赐教之。”玄之曰：“齐王矜骄不道，纵下虐民，人人忿怒。今但以兵先入宫中，闭诸禁门，奉迎天子。诬言齐王见河间、成都二王兴兵问罪，惧难解释，构党谋叛，欲勒朝臣为助。奉帝敕令羽林各卫兵马，围住其府，先收董、葛、路、卫等人，大事即可定矣。”长沙王曰：“司空之策妙矣。但恐卫兵惧齐王并五公等，不敢向前耳。”玄之曰：“只要以天一为主，其外则用大王家将当先，何必恃外人乎！纵或有兵卒附会齐党，下令以危言一之，云道今河间、成都二王大兵三十万，张方为前锋，已屯城下。敢有从逆抗拒者，悉夷三族。谁敢违背朝廷乎！”长沙王听其所言，心中大喜，即召诸将分付，整兵屯于云龙门伺候。亲自披挂，率领亲将王瑚、皇甫商、王矩、陈珍，将兵一千入宫，奏称齐王惧罪谋反，葛旂等已将城门把住，乞早定夺。

惠帝见长沙王所奏，即以为真，乃大怒曰：“吾见齐王专擅，心中常如有失。今既造反，将何以处之？”长沙王曰：“事已发矣，

请陛下上东华门观变。可速降诏，敕令护卫羽林诸军诛讨叛逆，以安天位，毋使再有赵王、孙秀之失。”惠帝不知是计，即依长沙王之言，传令宦官宣谕众军，言齐王司马冏谋反，可速围住其府，并将党与尽皆诛戮，不得少容。众军闻诏，一齐踊跃而去。

早有齐王党与将长沙王带兵入宫事报与董艾、葛旆知道，二人急入府中告齐王曰：“长沙王披挂进朝，事必有变。彼倚关、邲之兵在外，思欲制我，亟宜速发，犹恐不及矣。”齐王从之，令路秀、卫毅、韩泰、刘真等提兵先攻云龙门，葛、董等准备入内，以捉长沙王。卫、路等兵至，长沙王之将马咸、逯苞、冯嵩、宋洪、董拱、宋淇、上官巳等，分两边杀出，两家拒住死战，箭如飞蝗，直至帝前。帝喝羽林军出助，共破齐兵。长沙王得命，使成辅、刘佑扶住惠帝，亲带王瑚、王矩、皇甫商、陈珍统羽林军马，开门杀出。陈珍当先，首冲齐兵，诸将继至，势不可当。葛旆、董艾等亦皆亲自临阵，于是朝中大乱，两家交横恶战，杀死军兵及百姓等不可胜计。

齐王见长沙诸猛将善战难敌，又有护卫禁兵相助，料不能胜，乃密召黄门令王璜盗出内库驸虞之幡，向前诳退三军。璜乃持幡直至军前高叫曰：“今奉圣上敕命，持此幡以戒谕两军。汝等且各罢战回营，不得扰攘宫阙，震惊殿陛，违者定夷三族。二王之事，明日大会百官，当殿辨议，毋得故违。”众军士皆面面相觑，不敢动手，羽林军皆欲退去。王瑚向前曰：“兄长素存忠义，今日何得私将禁中公物以助恶逆乎！”璜曰：“弟何不惧妄乱朝廷，而欲反责劣兄耶！”王瑚见其所言，即说长沙王曰：“今若一被赚退，明日廷议，则坐我以反情，罪难逭矣！此幡决不可信从者。”长沙王曰：“今皇上是成辅、刘佑监辅在东华门楼之上，此幡何由而出！明知是齐王诈计，盗来愚惑两军者。谁人敢向前去，扬言领旨，即将王璜杀之，夺其驸虞之幡，则可以制齐兵矣。”宋洪曰：“只要汝器不怪，某当除之。”王瑚曰：“今处灭门之中，各为其主，焉暇他顾！”宋洪听言，欣然向前，高叫王璜曰：“既有虞幡，必有诏谕。可叫齐府之兵不得妄动，待吾来领圣谕，即当退兵。”言

乞，直至璜前。

王璜不知洪意，拱手称问，洪曰：“黄门大人旨意何在？”璜曰：“仓惶之际，惟有圣谕，未有旨意。”洪曰：“既无旨意，何得诬吾！”即抢上前，一刀将王璜砍死，夺其驄虞幡，即带羽林军士，高叫齐兵曰：“司马冏谋反，圣上亲诏羽林兵马收拿究问，汝等何得抗旨助逆！今给驄虞幡在此，可速退去，免夷三族。”葛旂喝令众兵曰：“敢有退者，斩首号令！此幡齐王所请王璜持出，今司马义擅杀朝臣，反情众见。有人能获其首者，官封万户。”齐兵遂不肯退。宋洪又同羽林军士宣叫曰：“汝等抗违朝廷宪典，欲何为也！再若不退，明日成都王入城，九族皆诛！”众兵听说，又值日暗昏黑，齐阵上渐渐走散，奔入羽林军中者十之三四，孙洵亦遗书长沙王而遁。上官已见齐势将解，乃激励众将奋力一击。齐兵遂溃。王瑚、皇甫商、马咸三人获得葛旂，路秀被乱军所杀，刘真、韩泰、卫毅皆被擒住。长沙王传令攻入齐府，捉齐王缢杀之。其府中所有，悉遭抢散。长沙王命将五公等并齐府腹党皆斩之，惟收葛、董六人家族斩之，余皆赦免。当即出榜安民，慰令众兵归营。

次日早朝，长沙王率百官奉惠帝登殿朝贺，颁诏赦孙洵之罪，将六人首级差官赍送到成都王军中而去。外解钱钞犒赏二王兵士，持申帖禀问朝中之事。成都王问于卢志，志曰：“今齐王见我等兵动，闭城拒我。长沙王发愤任难，幸除董、葛大蠹，得去齐豪，功尚可矣。今我王亦入京中，长沙王逊又不好，不逊又不好。依臣愚见，且自委任于彼，收兵还邺，庶使张方怀妒我之心，岂非两全其美乎？”成都王善之，回书与长沙王，辞帝回邺。长沙王乃奏帝加河间、成都二王郡邑，封张方、石超等为平难车骑骠骑将军，关内、漳邺等侯，于是各皆收拾还镇。长沙王见成都推让，恐人议己之非，乃谦恭卑逊，汲汲于政，朝中颇治。凡一应军国重事，皆遣人咨禀成都王而后施行，人皆重之。咸道齐王自专，以致取祸，晋之史官干宝断齐王冏曰：

同名父之子，倡义勤王。摧伪业于既成，拯皇舆于已坠。

策勋考绩，良足可称。然而临祸忘忧，逞心纵欲，曾不知乐不

可极，盈难久持。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。若采王豹之奇策，纳孙惠之嘉谏，高谢袞章，永表东海。虽云伊霍，何以加焉。

后人有诗叹齐王曰：

堪笑齐王见识迷，乘危履满欠知几。

不从逊位辞权谏，固宠无长反丧躯。

## 第七十一回

### 顾秘起兵平石冰

话分两处，再叙荆州刺史刘弘自荡阴辞成都王，带兵回镇。反寇张昌、石冰等不知弘到，乃大掠旁郡。弘怒，带兵去剿。昌、冰亦率众拒敌，摆开阵势，二贼扬威耀武而出。官兵阵上三通鼓罢，门旗大开，刘弘亲带皮初、张兴，以鞭指张昌曰：“朝廷命汝等征蜀，正宜为国出力，以显功名，何为从逆作乱，以貽臭名乎！”张昌见弘自回，吃了一惊，锐气顿阻，乃以善言回答曰：“今举朝官员，尽皆怀说蓄佞，赋役滥酷，致使良民喑聚，我等岂皆为寇之人也？惟有陶广州忠直爱民，可以服众。荆州公你今年已高迈，下人不体汝心，荆襄蜂起，何不告政，以让陶广州，代其到此荆州治事，则我等自当卸甲投降，何用征战，以劳神思乎！”刘弘听言大怒，乃命皮初出阵，擒此逆贼，以正军法。张昌不忿，亦挺枪来敌。当时皮初挥刀砍入，张昌二人战不数合，昌抵当皮初不住，大败而走，乃退据武昌。皮初乘胜领兵围住，日夜攻打，不能得下。其党石冰逃去，转掠新野。新野王司马歆起兵征剿，冰战屡败，乃求救于张昌。昌发兵来援石冰，与新野王战于博望坡，贼兵大胜，乃围新野王之兵于土山之上。两日两夜，兵士无援，饥饿之极，冲杀下山，悉皆战死，新野王亦为流矢所伤而亡。荆襄大震。

刘弘闻知，乃命皮初抽兵回救新野。石冰知皮初兵到，遂引众接战于路。凡三对阵，石冰皆败，乃顺流奔遁楚州，于路劫掠甚惨。皮初随后引兵去征，石冰闻知，复令其党牛升引兵出战。两下摆开阵势，牛升逞勇，横戟杀出，皮初手舞大刀接住。二人各施武勇，翻天卷地，直杀得尘遮红日无光。约斗有三十馀合，牛升渐渐力怯，架隔不定，被皮初一刀砍于马下。石冰慌忙舞刀杀出，皮初又与接战，二人刀来刀去，又斗上二十馀合，石冰终是力怯，乃回马逃走，被皮初追去。石冰乃连夜走入临淮，坚闭不出。皮初乃围城攻打，数日不能下，折兵无数。冰言：“不须攻击，只是陶广州老爷一来，我等即便敛甲投降。”各处贼首皆是一般言词。

刘弘见报，乃具表上言于朝。朝中定议倒下，以为荆州襄汉反寇张昌、石冰等，既皆仰慕陶侃，可赍诏令其权下荆襄，收慰乱寇，以安黎庶。于是使人行诏而去。贼首张昌闻知皮初围石冰于临淮，乃即将兵径寇荆州。刘弘使费深往剿，被张昌杀败，墮于江中而死。张兴又去与战，相持十馀日，不能取胜。弘复遣人至临淮召回皮初，以退张昌。初回兵，石冰遂又复肆猖獗。皮初还荆州，与张昌大小五战，互相胜负，反遭射伤张兴。刘弘大惧。却好陶侃自广州引兵来至，其流民叛卒皆相率诣侃军前投拜。侃皆重赏，使回贼中招劝众兵归正。众兵遂相议刺杀张昌，以降陶侃，侃复以恩抚而赏之。众感其德，又至武昌赚杀贼党王坤，开武昌以纳朱伺之兵，荆寇悉平。

刘弘见侃德能服众，愿以荆州让侃。侃未回报，忽广中流星飞马赶到，言：“交州反寇童铁帽作乱，围守将叶鲜于广州甚急，乞速回兵救应。”陶侃闻报，即辞刘弘，引兵复回广州而去。到得半路，童铁帽闻知陶侃回兵，乃连夜逃散。刘弘使人将张昌、王坤等首级入洛，奏上陶侃、皮初二人平贼之功。朝命加侃为广州牧兼交州刺史、镇东大都督；刘弘加为荆州牧、安东大都督。弘婿夏陟有守御荆襄之功，加为襄阳太守；皮初加为荆州总兵、游击大将军。刘弘以皮初守御灵昌道有功于征汉，高鸡泊又立奇绩，回荆州又破张昌、救新野、围武昌、攻临淮，虽授职赏，刘弘念其功重秩轻，

复上表论初之功劳曰：“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。必若以姻亲为先，然后次及外人，则议者岂不以臣为私亲忽功，人将不肯用命矣！今陟臣婿也，待臣任事，虽曰有守御之功，而皮初实多汗马之劳。今授陟以郡，实出圣意，而不知者责必及臣，则是示天下以不公，无以令荆襄矣，焉能再任贤才乎！朝廷既垂恩典，必欲褒秩守臣，则皮初之功乞当先之。”朝廷从其请，乃以皮初为襄樊牧，夏陟为武昌太守。刘弘与三人分掌全楚，乃比先愈加励精任事，秉公论德，随才授使，爱民节用，轻徭薄赋，荆襄复得安业，人皆感仰。江汉远近，悉瞻陶侃、刘弘之德，以为能屏绝巨寇，称为刘父陶母。后人诗赞刘弘曰：

忆昔刘公治楚荆，政敷宇宙可回春。

十州怀惠瞻山岳，万姓衔恩铭肺心。

令行俨似秋霜肃，德被浑如化雨新。

千年伟绩垂江汉，万古芳名镂石金。

又有诗一首赞陶侃服寇之德云：

为政从来在得民，陶公德可感群生。

广夷闻迹咸宾服，荆寇倾心愿款诚。

不说陶侃平服张昌，且说石冰在临淮城中，见皮初撤兵回救荆襄，以敌昌等，遂出大掠，以分其势。复遣部将夏文将兵五千，侵寇京口，攻陷之，遂乘势直扰建康地方。百姓被其所掠，商贾遭其所扼。乡土夫见府县官员不敢征剿，心中不忿。于是前议郎周玘乃周处之子，因齐王专政时，张翰、顾荣弃官南还，玘亦辞归养母。兹见石冰据淮，夏文等肆掠邻境，将及本郡，乃聚集草莱好汉，并家丁亲友，共有七千余人，以防贼寇。欲要征剿，又虑己为归闲之官，不好擅用兵马，乃诣贺循相议，共推吴兴太守顾秘为主，以号令军民。秘见二贤自至，乃从之，即传檄远近，集兵共退石冰。文至各处，有华谭、葛洪、甘卓等皆起兵应秘，兵威大振。各下县被贼所据者，见官兵四集，皆谋杀所署贼党，以归于正。

夏文见民心不顺，官兵将至，乃收兵过江，见石冰言：“江南周玘等起兵，推顾秘为扬州都督，尽复我等所夺郡县，吾与连战不

胜，只得引兵过江。”石冰听言大怒，即责夏文曰：“我命你下江南夺取其地，而不能镇守。见兵才集，即便弃而逃回，是何道理！”喝令推出斩之，众部属向前保免。石冰曰：“且看众人之面，饶你性命。可将原部之兵，速斩周玘头来，将功折罪。”夏文只得低头前进，去到江边。遥见对江旌旗飘动，已是南兵分布船只，思要过江，复取淮扬等处。夏文忧惧，思难为敌，先遣部将黄仁阻江为阵，以截住南兵。

周玘当前锋，探得贼人有备，乃暗移兵，暗从乌江偷渡，过上流以出贼人之后。顾秘使甘卓等对贼扬威诱赚，度周玘渡过将到，乃激励将士齐心渡江破贼。甘卓身披短甲，引兵当先，戒约诸兵曰：“吾等皆是自欲仗义退贼者，非是官军之比。今当协力向前，若有不用命者即斩，有功者重赏。”众皆发愤，踊跃争先，船如箭发，飞渡大江。夏文与黄仁分兵阻战，两边舟船来往，犹如那龙翻巨浪，风卷洪涛。自午至未，江波为赤，贼兵三停去一，尚未肯退。忽然，一枝官兵自瓜步顺流杀下，势不可当，乃议郎周玘也。杀得贼众无处可逃，披靡大败。夏文、黄仁乃弃船上岸，葛洪等亦带马追赶。周玘先到，厉声大喝曰：“贼徒今不归正去邪，尚欲走往何处去也！”黄仁见玘追近，乃拍马舞刀转战，不及五合，被周玘一枪刺死，贼乃大乱。顾秘看见，挥军并进。夏文料不能敌，逃回京口。顾、周等连夜追至，围城攻打。夏文兵少，恐被所困，乃乘夜偷出，走至广陵，以从刘机。顾秘、甘卓、葛洪、周玘亦分兵直趋广陵，不在话下。

时石冰又命部将夏正、汪可东分兵掠取寿阳、豫章等处，寿阳刺史刘准令守将吴会拒贼。会与正战，屡屡失利。准自至，亦不能胜。豫章守将舒越亦被汪可东困于城中，贼势正炽。却好陈敏回兵，听知其事，先令大将夏文华引兵趋救舒越。汪可东见其至，撤兵迎敌。舒越在城上看可东兵动，即整兵马杀出。汪可东被夏、舒二将两头夹攻，乃大败弃豫章而走，转掠浔阳。陈敏又遣大将夏文盛领兵一万，去救刘准。准见救至，乃合文盛进复寿阳。贼将夏正出战，被夏文盛杀得大败，不敢入城，乃连夜遁至临淮，以合石冰。时石

冰已尽提兵马来救广陵，临淮复为官兵所取。夏正遂率众攻打，两昼夜不能下，又被陈敏、刘准合兵追至，杀得夏正大败而走，直至建康界口，大江之中扎下水寨，使人探听夏文、石冰、汪可东消息。

敏、准二人得退临淮之围，即勒兵转救浔阳。浔阳守将叶兴见汪可东兵盛，闭城固守。可东日夜攻击，叶兴百计守御，三千官兵死伤过半，看看城堞将毁，人力皆疲。可东料城将陷，乃竭力攻打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见尘埃蔽日，两路军马飞杀而至。汪可东知是救兵，乃撤围整阵以待。被陈敏、刘准两边合至，杀得汪可东大败而走，获贼首十七名。惟剩残卒五百余人，欲奔夏正水寨相合。叶兴开城出迎陈敏、刘准，入浔阳谢劳。陈敏曰：“浔阳数遭寇扰，钱粮已竭。我等不须入城，趁此去捉贼首，以断后患。”乃率兵南追汪可东。先遣刘准还守寿阳，安慰百姓。令夏文华、夏文盛将精兵五千追赶汪可东，至采石江及之。可东回身接战，被夏文盛所擒。

陈敏将可东斩首，即引得胜之兵，径到扬州剿破石冰。正遇贼兵四门冲出，与顾秘、周玘、葛洪、贺循等分头鏖战。夏文盛、夏文华、钱广、钱象亦分四路杀至，石冰、夏文等遂皆走入城中，闭门坚守。攻及半月，并无寸功，反被石冰日夜严备，以石矢击伤兵士不计其数。众人乃诣陈敏议计，敏曰：“石冰死守此城者，所恃有大江水寨夏正之兵、瓜步苗秀之兵以为声援，欲望其救至耳。诸公紧困城池，待下官先收夏正，不过十日往返，可以成功。但得一人提兵去收苗秀，不过半月，广陵势孤，石冰就擒矣。”葛洪曰：“某虽不能，愿领兵马直抵瓜步，以擒苗秀。”众人听言大喜，即送二人起身而去。

陈敏带众直至建康，收剿夏正。夏正率兵出战，敏将夏文盛挥刀接住，二人战了二十馀合，夏正败走，逃入水寨。陈敏将兵围住，连攻三日，不能得进，反被射伤无数军校。敏心甚恼，夏文盛曰：“夏正虽则陷于贼中，犹有忠义之气。我昨日阵上以言责之，彼则低头不语，似可以招抚者。主公试遣一能言之人，径至正寨，以利害说之。倘得归降，庶免杀伤士卒，却不好也！”陈敏依其言，遣人持书一封，去见夏正，谓之曰：“今我大兵四处，共计十

万，围石冰于广陵，旦暮将拔。且张昌、王坤、黄仁、牛升、汪可东悉皆授首，外援已绝。吾闻汝亦名家子弟、大族良民，而乃失身落草，以玷祖先，甚非男儿所为事业。何不趁此改过归朝，上可以立功流芳，下可以全身保祀，正哲人转祸为福之时也！况荆襄悉平，四方大定，如再不降，恐家门非君所有也。”夏正看其言词有理，乃谢使者曰：“上覆陈太爷，若能赦吾罪过，保全身命，即便率众归降。”使者曰：“陈公非负善之人，不必过虑。吾当代将军请之，切勿食言，以甘自戾。”

使者辞回，以夏正之言道上一遍，陈敏乃遣夏文盛至水寨，与正约为兄弟，使其放心。夏正遂将寨中应有钱粮器仗尽献陈敏，然后自绑至敏军中投降。陈敏亲自下帐，解其绑缚扶起，待为上宾。问以取扬州之策，正曰：“不劳太爷用力，吾弟夏文为众推服，胜吾十倍。前日渡江北还，险被石冰所杀。众欲助文以除石冰，吾弟不肯作此不义之事，故众俱止。今欲攻克扬州，只须我们写一密书去见吾弟，约以内应。吾与夏兄屯兵在此，明持文书去报，只道我与苗秀将兵去救扬州，使冰引众出城，共破官兵，彼必深信。那时擒斩石冰如拾芥耳，有何难哉！”陈敏曰：“汝言诚善，若能破除石冰，不惟救援扬州一城百姓，且贤昆玉功德亦不细矣！”乃设宴厚款夏正。敏乃悄悄引兵回至扬州城下，与众道知其事，众皆大喜。须臾，葛洪亦至，言：“苗秀猾贼见吾兵到，恃勇轻敌。吾故意以弱诱之，引入伏中，四面围合，遂被我兵斩之，尽收其粮仗而回。”顾秘曰：“二处既破，又有夏正用计，石冰已入掌中矣。”乃设款与敏等聚饮，至更深而散。

次日，夏正遣心腹人持私书一封、文书一道，俱将与陈敏看过封起。私书藏于腿股贴肉深处，文书藏于胸前，悄地出营，至城下叫门，守军放入。使者至石冰前，于胸中取出文书呈上。石冰拆开看之，言：“吾兵自临淮来会主帅，岂期不遇。即欲攻城守之，又被陈敏、刘准合兵共至，势甚强盛，只得引兵退至建口，扎下水寨，以觐动静。昨见夏文盛引兵来犯建口，被吾三战杀败退去，始知主帅等被困广陵。今恐三面受敌，特会苗秀，尽起两路兵马，约